

风物咏

那座小岛的存在与记忆

李镇

属于小岛独有的传奇

那个温情的传说，是属于海岛的，与马有关。

我知道，这个传说是虚构的，但我相信，创造这段浪漫故事的人是善意的。我相信，有时候虚构也是一种美。

传说从一个灿烂的秋天开始，那位灭六国、成霸业的始皇帝拉满了东巡的风帆。

他登芝罘，射大鱼，斩蛟龙，立碑铭，威服四海，万古流芳。

东巡路上，战旗猎猎，浩浩荡荡，金戈铁马扬起的尘土席卷小岛，阵阵海风拂来，让人倦意顿消。秦始皇举首北望，苍茫大海中的蓝色小岛，云雾缭绕，绿树掩映。隐约中，一匹四健硕的战马奔突嬉戏。爱马如命的秦始皇威武扬鞭，敕令“此地可养马”。

一句话改变了小岛的命运，一句话让小岛成为专门为皇家蓄养战马的牧场。

于是，一匹匹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从这里出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军中。小岛的美名随着铿锵的马蹄声传到大江南北。

真的要感谢故事的创造者。丰富的联想让小岛挺直了精神的脊梁，焕发了青春的力量，插上了金色的翅膀，书写着无上荣光。

一个人独立在望海楼上，看到当年为酒楼涂鸭的对联还悬挂在连廊上：“琼阁观澜，无风波高九仞。酒楼听涛，不饮自醉三分。”

凭栏临风，海天一色，鸥鸟翔集，美不胜收。

品味着这段美好的故事，心中泛起层层涟漪。

此刻，我想，真实也好，虚构也罢，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心中有爱，温暖就好；眼中有光，喜欢就好。

石马雕像

我相信，它不是一匹落单的马，也不是一匹退役的马，更不是鲜衣怒马，它是向死而生的战马。

我相信，这座小岛既然因秦始皇蓄养战马而得名，那么它一定是千古一帝麾下七匹宝马良驹中的一员。它应该就是那匹如雪的“白兔”。

当年，看过沙场秋点兵，听过呜咽的“将军令”。它以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姿态，追逐那些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壮怀激烈。它是战士，它是弓箭，它是弯刀，它以矫健的身躯演绎着阳刚与坚强，它以恢宏的嘶鸣诠释着精神和力量。

如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四海欢歌，天下大同。

我相信，如果战事再起，它一定会重披铠甲，一往无前。

我相信，守望也是一种担当。今天，它如勇士般站立在小岛的入口。

它昂首向西，腾云驾雾，矗立成马踏飞燕的英姿。

我知道，它选择留下，是为了陪伴星辰大海，是为了向后来者讲述时光彼岸的故事，更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

今天，我来了。

我再次来到它的身边，凝望着它坚毅的脸庞。我把耳朵贴在它的胸口，聆听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心跳。隐约中，我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山海间回响——蓝色小岛，一见钟情。

爱在小岛，难以离开。

海边的红房子

“我有极好的条件去看海，因为我就住在海边的红房子里。”28年前，我曾在一叠洁白的信笺上写下这样的开篇。

时光荏苒，这篇文章依旧没有画上完美的句号。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个明媚而干净的三月。天很蓝，海也很蓝，没有风，也没有浪。青葱的我们在红房子前的花园里种花、种草、种树，也种下甜蜜的爱情。

那时候，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唱歌，我们跳舞，我们充实，我们快乐。

晨曦中、夕阳下，我和那个叫冬的女孩牵手徘徊在蜿蜒的林荫路上，漫步在沙细如粉的海滩上。我们一起读海子，一起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起唱“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是我故乡”。

我一直抗拒再回小岛。我承认，我害怕触及那份夭折的感情，我害怕脆弱的眼泪打湿风干的记忆。

今天，我还是来了。我默默地穿过罗锅桥，转过聚贤峰，来到红房子面前。

物是人非，时过境迁，红房子俨然落寞成夕阳下蹲坐的老人。花园中，荒草遍地，树木枯萎。大厅内，横七竖八的家具散落一地，眼眉低垂的看门人蜷缩在沙发里打盹，一条棕色小狗警惕地向我发出吼叫，给我划出不可逾越的壕沟。

问明来意，看门人允许我走进红房子。移步二楼，推开曾经住过的房门，我努力地寻找时光深处的自己，试图打捞起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空气静止，纤尘不飞，我的眼睛湿润了。

谁说时光会抚平一切哀伤？谁说时光会湮没渐远的记忆？

入了心的人，见与不见，都在心里。

千山万水，梦里有你。云里雾里，梦里是你。

女人的海

男人的海属于太阳，女人的海属于月亮。

扯一抹黝黑的帷幕，赶走夕阳贪婪的目光，把咸腥的汉子 and 热辣辣的酒壶，一股脑地驱赶到海滩上。

嘻嘻哈哈地亮开野性的嗓门，推推搡搡地奔向大海的怀抱。

扎一个猛子，和梭鱼比个高下；抹一把海水，与月光赛赛皎洁。

女人的海，是婉约的芬芳，是爆发的力量。她征服过猎猫的汉子，征服过肆虐的风浪。

女人的海，蘸着眼泪画过波浪五线谱，写过迷人的渔歌唱晚。

一把细长的木梭，把岁月结成结实的渔网，牢牢拴住那颗澎湃的心脏。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

爱海，就要爱一辈子。

那艘搁浅的船

残阳下，海水浴场空旷而豁达，那艘搁浅的船像垂暮的老人，孤独地伫立在岸边。

船头高昂，向着大海和太阳的方向。船板破损，船舱里灌满沙子和贝壳，几株高高的红柳倔强地疯长。

一群顽皮的孩子打打闹闹，飞快地从老船身边跑过。他们漠视了老船的存在，无暇投下一丝留恋的目光。

既然归属于大海，就该劈波斩浪，

死也该死在海里。老船极力挣脱羁绊，无奈身躯老迈。它想伸手拖住孩子们脚步，给他们讲讲美丽的珊瑚礁和象岛上的旖旎风光，可是双手颤抖，嘴角哆嗦，开口竟然那么艰难。它想喊住他们，可是喉咙嘶哑，发不出丝毫声响。

它落寞，它孤独，它自怨自艾，它泪流成行。

老船别无选择，它只能独自翻开闯海的日记，咀嚼年轻时的潇洒。

风没有遗忘它，时常抚摸它的脊梁；雨没有遗忘它，时常打湿它已经破烂的衣裳；涛声和灯影没有遗忘它，每天听它倾诉，伴它入眠；殷勤的青鸟没有遗忘它，偶尔会盘旋在它的头顶，和它同吟一曲淌着咸腥味的渔家傲。

我没有忘记它，却不敢走到它的身旁，怕惊扰它的美梦。我不敢面对它的模样，怕触碰它浑浊的目光。

看着老船，我想起老迈的父亲，如山的身躯，站立或倒下都是一座巍巍丰碑。

三官庙前

晨钟还是那样悠扬，暮鼓依旧那样深沉。

三官庙在光影中抽直了腰身，述说着曾经的辉煌与苍凉。

三官庙前是渔船停泊的港湾。庙前的旗杆指明回家的方向。

每天上午八九点钟，随着倦航的风帆靠港，渔人码头变成沸腾的市场。箩筐里新鲜的鱼虾贝类闪着光亮，幸福与满足洋溢在脸上。风声、人声、马达声糅合在一起，弹奏出独特的海边交响曲。

这是大海的豪迈馈赠。

在码头上，我喜欢看身穿皮袄、足蹬水鞋的汉子，喜欢看望眼欲穿的女子，喜欢看如潮水般涌动的人流，喜欢看讨价还价的嘈杂声。

这抹美丽的人间烟火，惊艳了时光，丰盈了四季，温暖了岁月。

海上书

一直有个心愿，想为小岛写首歌。我知道，这是一首常写常新、永不枯竭的海上书。

苦思冥想，不知从哪儿破题。斟酌再三，不知从何处下笔。

纸短情长，我该写些什么内容呢？

写写岛前沙细如粉的海滩上那一张张笑脸，写写夕阳西下，天边那道美丽的霓裳，写写里蹦岛旁，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人生豪迈与张扬。

写写岛后壁立千仞、怪石嶙峋，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写写小螺号嘀嘀吹，彩云追月快快回。

写写海参隐身潮汐间，写写鲍鱼吸附在礁石上，写写牧海耕田的船儿归了港，活蹦乱跳的鱼虾装满舱。

写写星罗棋布、方方正正的养虾池，一望无垠，碧波荡漾，写写路边池塘蒹葭苍苍，芳草萋萋，野鸭浅游，白鹭翱翔。

写写群情激昂、人头攒动的迷笛音乐节，写写你追我赶、超越梦想的赛马场。

还是写写渐行渐远的海底洞天，隐入尘烟的西游记宫。

……

此刻，流连在小岛的环岛公路上，目之所及，流光溢彩，情之所寄，温暖盈怀。

此刻，耳边响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歌：“蓝天白云飘，大海绿岛摇。花村深深处，玉楼谁吹箫？有朋远方来，长醉你怀抱。梦里长叫好，好个养马岛……”

诗歌港

家乡那片海

刘继晏

我的家乡烟台
春去秋来
从未离开

瓦蓝的海水包围着它
盛开的梨花
和浪花相挨

于是我的笔
我的诗
化作今夜满天星海

我的故事不在远方
一程又一程的爱
只在家乡那片海

蛊惑

吴春明

我不喜欢春天
因为有太多人喜欢
满世界鸟语花香
甚至蜜蜂都在梦里筑巢
荷尔蒙也太甜了

蜻蜓不喜欢
蝉也不喜欢
蜻蜓喜欢阳光
喜欢荷花和小草的尖尖
蝉喜欢在树荫里鼓噪
还有一双寻找异性的大眼

春天给夏季讲了一个故事
听说与爱情有关
秋还不适应姹紫嫣红的猛烈
只能用果实还春天一个道歉

秋和冬的过渡其实也很短
情书刚刚开头
秋的落叶已在信笺上撒满
雪花也不甘寂寞
以冰的形式
盖上了一枚枚邮戳
递给了来年

其实，我和风、和月、和柳絮
以及无数的灵魂都一样
迫不及待地向春天
宣告主权

老爹的草帽

于大卫

这顶草帽是我爹遮阳的专用品
它戴在老爹头上几十年了
至今，我还珍藏着

它被汗水浸渍成深黄色
边缘破损，老娘用破布补了多处

现在，它挂在墙壁上
看见它，就见到烈日下
老爹在田间躬身劳作的情景
一辈子，它与老爹不说一句话
只是埋头苦干
陪着一头汗水

每一天看看它
浑身就无比地兴奋起来